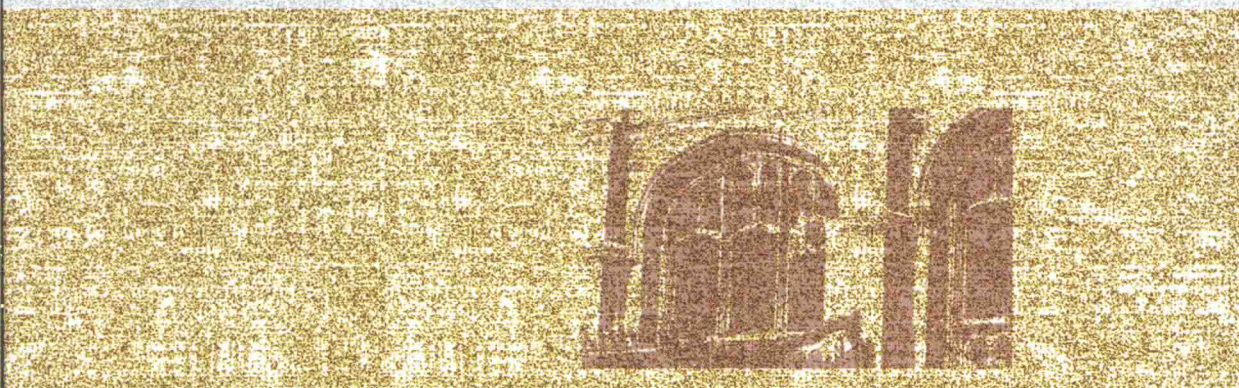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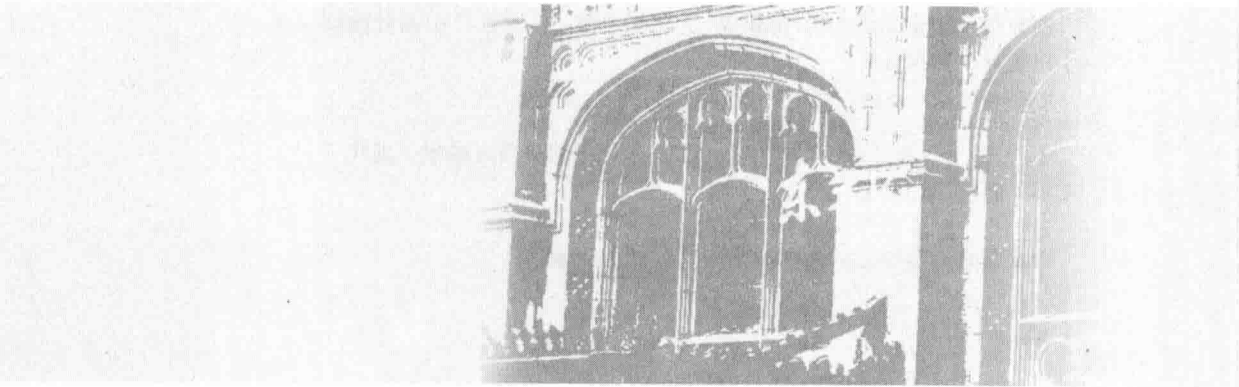


西方当代文化思潮评析

陈众议 吴晓都●主编

*Analysis of western contemporary
cultural trend of thought*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当代文化 思潮评析

*Analysis of western contemporary
cultural trend of thought*

陈众议 吴晓都●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当代文化思潮评析/陈众议,吴晓都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161-5181-5

I. ①西… II. ①陈…②吴… III. ①文化思潮—西方国家—现代—文集 IV. ①K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974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王立峰

责任印制 戴亮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大街甲 27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13 千字
定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拉丁美洲文学与文化	陈众议 (1)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理论动态与趋势述评	刘洪涛 张珂 (19)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批评实践	聂珍钊 (33)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启示	党圣元 (46)
后现实主义	周启超 (62)
历史忧思与启蒙的冒险	李永平 (82)
俄罗斯三大社会文化思潮及其当代功能	董晓阳 (93)
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艺思潮	吴晓都 (102)
夹缝中的生存	
——罗马尼亚当代诗歌动向	高兴 (120)
商品奥秘与商战实质	叶隼 (133)
日本当代文学思潮述评	周阅 (137)
论当代俄罗斯小说风格	侯玮红 (148)
接合:作为实践的理论与方法	徐德林 (164)
雪铁龙中笑谈纸老虎	
——浅评奥利维埃·罗兰小说《纸老虎》	余中先 (190)

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拉丁美洲文学与文化

陈众议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和平奖获得者约瑟·德·卡斯特罗就曾大声疾呼：在 2.8 亿拉丁美洲人口当中，有近五千万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近一亿为文盲。半数人口生活在拥挤不堪、脏不可耐的环境里。拉丁美洲的三大市场——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的消费能力之和还抵不上法国或联邦德国……按人口计算，拉丁美洲生产的粮食远远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按不变价计算，自 1929 年经济危机以来，人均出口减少了三成。然而，“在那些外国主子及其代理人——资产阶级看来，目前的制度非常合理。我们的资产阶级将灵魂卖给了魔鬼，其廉价程度则足以令浮士德感到羞耻。”^①

十年以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以更加有力的证据谴责世界的不公：当欧洲人正在为一只鸟或一棵树的命运如丧考妣的时候，两千万拉美儿童，未满两周岁就夭折了。这个数字比十年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因遭迫害而失踪的人数约有十二万，这等于乌默奥全城的居民一夜之间全部蒸发。无数被捕的孕妇，在阿根廷的监狱里分娩，但随后便不知所终。实际上，他们有的自生自灭，有的被别人偷偷收养，有的被送进了孤儿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全大陆有二十万男女英勇牺牲。十多万人死于中美洲三个小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如果这个比例用于美国，后果可以想见。同时，智利这个以好客闻名的国家，竟有十分之一人口亡命海外。乌拉圭素有美洲最文明国家之称，其流亡人口竟高达五分之一。1979 年以来，萨尔瓦多内战频仍，几乎每二十分钟就有一人被迫逃难，如果把拉美所有的流亡者和难民加在一起，便可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将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北欧国家。^②

^① 转引自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拉库埃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4 页。

^② 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孤独》，《斯德哥尔摩》1982 年。

二十年以后，拉丁美洲在债务危机的重创下哀鸿遍野。1990年，拉丁美洲的外债达到4414多亿美元，不少国家因无法偿还高达数十乃至上百亿美元的利息而陷入危机。这一定程度上与此时此刻的欧债危机不无相似之处。但拉丁美洲毕竟不是欧洲，其经济基础显然更为薄弱；列强对它的态度也远不及我们今日之所见，譬如它们对南欧诸国。

三十年以后，拉丁美洲进入了“多元并存时代”。在东边日出西边雨、几家欢喜几家忧中，以巴西为代表的“左翼军团”开始了艰难的振兴之路，而以墨西哥为代表的“右翼军团”则愈来愈依附于美国。前者有着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近的发展路径，而后者则仍在为此前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付出高昂的代价。

纵然经济始终是上层建筑的基础，但我不是来讲经济的。在今人面前讲经济，那是班门弄斧。为契合本书的主题，我只能就拉丁美洲的文化问题略陈管见。而且，文化包罗万象，为说明问题起见，我只能收缩战线，从民族性与世界性切入，就拉丁美洲的艰难选择发表点之丑之言。

正所谓“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吕氏春秋·长见》）；要读懂今天的拉丁美洲，必须了解拉丁美洲的历史文化。众所周知，拉丁美洲泛指美国以南除十余个英、美、法、荷殖民地外的三十几个罗曼司语国家，面积两千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逾六亿。这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历史悠久，物产丰盛，素有世界牧场、粮仓、渔港和银矿等美称。但经西葡殖民者长达三个多世纪的统治和掠夺，古代文明惨遭蹂躏。19世纪独立革命以后，以混血人种为主体的拉丁美洲固然迎来了新生，但生产力不发达、内战频仍、专制肆虐，以及美国的频繁干涉使所有新生的共和国在风雨飘摇之中举步维艰，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使西方陷入困境，国际市场上肉类和谷物价格屡创新高。一些拉丁美洲文人甚至幸灾乐祸地认为“美洲文明的时代”已经来临。

然而，何为美洲文明？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

在理论上，墨西哥作家巴斯康塞洛斯（1882—1959）在《宇宙种族》（1925）中所阐释的观点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拉丁美洲文人的推崇。巴斯康塞洛斯声称：“墨西哥及拉丁美洲种族的显著特点是她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一方面决定了她的无比广阔的宇宙主义精神，她对荷马、柏拉图、维吉尔、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和歌德等从之若流、如数家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她的松散性与离心力……”

巴斯康塞洛斯认为扬长避短的唯一途径是文化教育；于是，在出任公共教育部长时，说服国会，得到了国家百分之十七的超高预算。他一方面大刀阔斧兴学办校，另一方面遍游拉美各国，邀请米斯特拉尔、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博尔赫斯等访墨，以期实现振兴“宇宙种族”的梦想。

他力图创造一种民族心理，一种基于多种族、多民族融合的“宇宙精神”，具有开阔的视野、宽广的胸怀和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在奥夫雷贡执政时期，巴斯康塞洛斯更是如鱼得水。教育部的预算得到了增加，巴斯康塞洛斯着手实施中小学义务教育和大规模的成人扫盲运动。

巴斯康塞洛斯的教育计划包罗万象。在文学艺术方面，巴斯康塞洛斯主张艺术家们走出书斋、课堂与画室，到民众中去，为民众创造永恒的、具有宇宙主义精神的作品。在他的倡导下，壁画运动席卷全国，文艺社团及其刊物如雨后春笋涌现。以壁画大师里韦拉、西盖罗斯、奥罗斯科等为首的墨西哥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发表了严正声明：“我们的艺术精神是最健康、最有希望的艺术精神，它植根于我们极其广泛的民族传统……”^①

显而易见，巴斯康塞洛斯的“宇宙种族”说包含着一种模糊的“大美洲主义”意向。对巴斯康塞洛斯而言，墨西哥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可以画等号的。由于她的种族构成，她的文化混杂和政治环境（对一切先进思潮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墨西哥（扩而言之也是整个拉丁美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所以，她的艺术表现最能得到世界的认同。巴斯康塞洛斯常常拿墨西哥壁画的成功以及它在全世界人民心灵中激起的震撼、引起的共鸣，来说明“宇宙种族”巨大的创作潜能。他认为激进的本土主义思潮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认为某些土著主义作家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的片面性，认为因循守旧、抱残守缺、闭目塞听是懦弱的表现，认为一味地纠缠历史、沉湎过去、不敢正视未来、不愿向世界敞开胸襟是极其危险的。

反之，本土主义（又称地域主义或地区主义）者（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更关注社会现实，试图通过文学艺术暴露社会不公、改变社会面貌。他们，如雷布埃尔塔斯、蒙西瓦伊斯等，批评巴斯康塞洛斯的“宇宙种族”是掩盖矛盾的神话。“宇宙种族”只是有关人口构

^① 何·克·奥罗斯科：《自传》，时代出版社1970年版，第57—62页。

成的一种说法，并不能真正解释墨西哥及拉丁美洲错综复杂的民族特性。雷布埃尔塔斯坚信民族性即阶级性，因而并非一成不变。当拉丁美洲尚处在种族要翻身、人民要革命、国家要独立的关键时刻，当千百万印第安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广大劳动人民尚在被压迫、被剥削的渊藪中挣扎的时候（“没有自由，没有人格，没有一切”^①），何谈“宇宙种族”？在他们看来，巴斯康塞洛斯的所谓民族性，包含着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在拉丁美洲，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西方文化。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民族性乃是印第安人的血泪、黑人奴隶的呐喊和广大劳苦大众的汗水。在他们看来，印第安人的草鞋、黑人奴隶的裸背、工人农民的麻布斗篷远比“哗众取宠”的壁画和矫揉造作的形式主义更具民族性，因而也更能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与认同。这些看法颇使人联想起中国文坛关于民族性、世界性的争论。前卫作家把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的希望寄托在赶潮即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点上，而乡土作家却认为最土的也是最民族的，最民族的也是最世界的。乡土作家刘绍棠曾现身说法，讲述他80年代初在莫斯科红场的经历：第一次去红场时，他穿了一身西装，当然也就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第二次他偶然换了一套中山装，结果招来了很多人的围观。“寻根派”与中国电影“第五代”也许正是基于类似的认知与了悟，结果也颇受洋人的关注。当然，“寻根文学”、“第五代电影”和乡土文学大相径庭，不能同日而语。二者在扬与弃、取与去等诸多方面有天渊之别。所必须指出的是，别人的兴趣未必都是认同，也许只是好奇；而别人好奇的也许恰恰是你的“洋相”，而非民族或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因此对别人的兴趣应当一分为二。

终于，巴斯康塞洛斯的不乏乌托邦色彩的“宇宙种族”思想由于前卫艺术家们的支持而逐步演化成了美好的梦想。巴斯康塞洛斯从大处着眼，确有掩盖阶级矛盾、回避现实问题的倾向；而本土主义者恰恰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对他进行了“清算”。

虽然，三四十年代风行于拉丁美洲的宇宙主义思潮很大程度上便是受了他的影响；不过，当宇宙主义作为一种泛美思潮流行起来的时候，“美洲文明”的含义发生了变化。

^① 雷布埃尔塔斯：《仙人掌》，《墨西哥人》1938年第3期。

前面说过，早在浪漫主义时期，就曾流行过“土著主义”。当然那是一种关于印第安人的理想化表演，是针对欧洲现代文明悲剧而言的美化了的原始与落后。而三四十年代（个别地区甚至更早）的土著主义却是剥去了伪装的赤裸裸的真实。厄瓜多尔作家豪尔赫·伊卡萨的《瓦西蓬戈》（1934）、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的《金蛇》（1935）和《广漠的世界》（1941）以及墨西哥女作家罗莎里奥·卡斯特利亚诺斯的色调浓重的印第安村社的风俗画，也是揭发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暴行的控诉状。这些作品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也很少有性格描写——它们的人物是类型化和群体化的，是整个印第安民族以及与之相对立的外部世界，由于它们把种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暴露得过分真实、直接，曾招来非议。不少人贬毁这些小说是不合格的小说，因为它们过分强调逼真、追求社会效应而忽视了审美价值。然而，作为拉丁美洲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时期的艺术表现，它们不但具有很高的认识意义，而且不无审美价值。

宇宙主义作为先锋派思潮的集成与整合（同时启开了拉丁美洲文学多元化发展的闸门）并非有意轻视印第安文化，但却仍把侧重点放在了借鉴西方及外来文化之上。

阿方索·雷耶斯有句名言：“拉丁美洲是世界筵席的迟到者，但她必将成为晚到的世界盛筵。”三四十年代，拉丁美洲作家已经具备走向世界的自信与能力，而且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整合。

可以说，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的重要流派、思潮无不发轫于三四十年代。在墨西哥，阿方索·雷耶斯作为这个时期拉丁美洲“最完备的文人”和宇宙主义思想家，对墨西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他自己始终没有创作出长篇巨制。他的散文和诗作打破了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禁锢，明确提出了“艺术无疆界”和“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思想。

阿方索·雷耶斯（1889—1959）出生于北方城市蒙特雷，16岁开始文学创作。少年时代与安东尼奥·卡索、恩里盖斯·乌雷尼亚、巴斯康塞洛斯等人过从甚密，是墨西哥青年诗社“雅典诗社”的创始人之一。1914至1924年赴马德里留学，期间与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诗人建立了广泛联系。回国后一度从事外交工作，并先后出使西班牙、巴西、阿根廷等国。30年代中期开始筹建墨西哥学院，1939年出任该院首任院长。

雷耶斯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拉丁美洲文化的建设事业。作为“宇宙主

较狭隘的民族主义（土著主义^①是其在文化领域表现）和愈来愈受先锋派惯性驱使的宇宙主义分道扬镳：前者着眼于美洲印第安文化，把印第安文化当作“美洲文明”的主要基石；后者鉴于美洲文化的多元性而力主放眼世界、来者不拒地实行“拿来主义”。

土著主义是拉丁美洲文化寻根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独立革命后拉丁美洲人民的又一次觉醒。

谁都知道，美洲曾经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世界。印第安人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令同时代欧洲人折服的古代美洲文明。然而，在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法殖民统治时期，这一古老文明横遭摧残，几乎被完全淹没。即使是在独立革命以后，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化依然无视土著文化的存在。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文化开始受到怀疑。世界范围反对西方列强的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席卷拉丁美洲的文化寻根运动便是新的民族独立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革命。于是，在许多人眼里，夸乌特莫克、图帕克·阿马鲁等土著英雄成了拉丁美洲民族精神的象征。他们的事迹在强化“拉丁美洲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教育中产生了威力。不言而喻，使拉丁美洲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世界的印第安文化在现实斗争中具有特殊意义。这也是当时产生土著主义运动的主要原因。在印第安人聚居的墨西哥、秘鲁和中美洲，一些旨在维护土著利益、弘扬土著文化的协会、中心应运而生。

1940年，墨西哥民族民主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在实行石油国有化的同时，主持召开了第一届美洲土著主义大会，并创立了第一个国家级土著主义中心，以便协调和促进方兴未艾的土著主义运动。

在文学方面，围绕着土著主义问题，出现了两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一是古印第安文学的发掘整理；^②二是土著主义小说的兴起。

① 土著主义其实也是本土主义或地域主义的一个概念（或者进化了的概念）。由于在墨西哥基本上没有产生像《旋涡》（1924）、《堂娜芭芭拉》（1929）和《堂塞孔多松布拉》（1926）那样的典型的“地域主义小说”，本文将不再对地域主义详加阐述。有关情况请见拙著《拉美当代小说流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章。

② 绝大部分古印第安文学经典都是在三四十年代陆续破译并整理出版的。其中最主要的有玛雅神话《波波尔乌》、《契兰巴兰之书》等。

义”的积极倡导者，他涉猎了几乎所有人文学科的经典作品。从荷马史诗到乔伊斯，经他翻译介绍的文学作品更是不计其数。在一篇回忆中，他援引恩里盖斯·乌雷尼亚的话说：“我们像饥婴一样扑向所有读物……甚至被（实证主义）认为是垃圾的东西，如柏拉图、康德、叔本华和尼采……我们还发现了柏格森、詹姆斯和克罗齐。在文学方面，我们不再满足于法兰西。我们满腔热情地重新认识古希腊诗人，煞有介事地对英语作家指手画脚，毫无顾忌地对西班牙文学传统品头论足……”^①

在文学创作方面，雷耶斯留下了大量散文、诗歌。他的散文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语言、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等多种学科，表现了他百科全书式的渊博；他的诗作别开生面，是俱收并容、广阔无垠的“宇宙主义”精神的有力见证。有诗为证：

我们徒劳无功地创造自己，
因为它总是使人想起别人。

……

我们像现代文明的流浪汉，
——来自四面八方；
我的灵魂，无可救药的混血儿。
你走向何方？

人们只听那世代相传的古老故事，
历史的叙述者也总在奶娘的嘴里寻找诗艺。

……

——《足迹》（1922）

后来，他将诗艺与渊博结合起来，突显了墨西哥及拉丁美洲文化的多元与混杂：

变色龙从不忌讳不同的天空，
每个早晨都披上朝霞的颜色。

^① 乌拉尼亚：《昨天》，《FCE》1941年。

如果它只爱惜最初的肤色，
它就会选择矿工的职业。

（我想说）它的变化如此这般，
以至于“红与黑”的斯当达望尘莫及。

然而它被主教的紫光所震慑
（决定换一种颜色和职业），

于是紫色和金黄交相辉映，
连牛顿也难以表现。

这种金色的紫光也是希梅内斯的颜色，
或许还经常出现在斗牛士的身上。

还有几根青筋，几瓣银灰，
就像尤利西斯之海翻腾、交融的水。

.....

——《一副嘴脸》

在博尔赫斯看来，雷耶斯是20世纪西班牙语世界“最了不起的诗人、学者”，完全可以创作出《尤利西斯》那样划时代的巨制。然而，雷耶斯的作品大都短小精悍。雷耶斯之所以没有能够创作出宏篇巨制，完全是因为他充当了墨西哥与拉美各国、拉美与世界各国作家之间的桥梁。他以文会友，一方面尽可能多地把世界介绍给拉丁美洲；另一方面大力宣传拉丁美洲作家，甘愿做拉丁美洲作家走向世界的铺路石。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墨西哥作家、诗人接受了雷耶斯的“宇宙主义”思想。昔日门庭各异的先锋派诗人如塔勃拉达、马布莱斯和“当代派”诗人几乎全都不约而同地汇集到广阔无垠、几可包罗万象的“宇宙主义”的大旗之下。墨西哥文坛的多元化格局开始形成。

曾经参加过墨西哥青年诗社的胡利奥·托里（1889—？）不无自嘲地

把“宇宙主义”作家比作“虔诚的蚂蚁”。在一首题为《人道的嘉奖》的寓言中，托里又把“宇宙主义”作家比作无书不读、厚积薄发的谦卑之人：“宇宙主义”者们确都是些广采博收的主，像蜜蜂一样。有人甚至认为他们读书读得太多。^①总之，宇宙主义诗人纷纷“出走”，遨游于世界文化的广阔天地。奥克塔维奥·帕斯的“浪子回头”说便源于此。他说：“出走是返回的前提，只有浪子才谈得上回头。”

与此同时，阿根廷的“宇宙主义”者继承“马丁菲耶罗主义”者们的热忱，呼吁人们走向世界，呼吸新鲜空气，“用新的目光、新的感觉审视一切”（这样，阳光下必将重新充满新鲜事物）。“宇宙主义”在阿根廷的代表人物博尔赫斯还自告奋勇地从诗坛转向地域主义、民族主义“负隅顽抗”的小说界，创作了短篇小说集《世界丑闻》（1935），信誓旦旦地要用想象的“大宇宙”取代现实的“小世界”。

博尔赫斯以书为本，在图书馆里终其一生。他的特别在于不断寻找和汲取人类文化中一切形而上学因素，同时在《面前的月亮》（1925）、《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等诗歌、小说中加以表现，因此他是对人类形而上认知的再认知，既有德国式的思辨，也有英国式的幽默，甚至还有东方的神秘。他对文学的看法和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乌托邦理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世界是一本书，是由全世界的作家共同创作的一本书。

但是，新兴的无产阶级作家批评巴斯康塞洛斯的“宇宙种族”论是掩盖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的神话。类似思想源出马克思。在马克思那里，“世界文学”乃是一种无奈的趋同，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网”（类似于现在所说的“全球化”）的可怕的产物。

与此同时，土著主义文学蓬勃崛起。土著主义的最大成就似乎并非在于创作了那些真正描写印第安人的悲惨遭遇的作品（土著主义作家笔下的拉丁美洲，无论是《瓦西蓬戈》还是《广漠的世界》，都充满了血腥），而在于重新发现古代印第安文化并确立了它在美洲文化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场争论虽然早在20世纪中叶就已偃旗息鼓，但问题却远未解决。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文学全面炸开，魔幻现实主义轰动世界，而民族

^① 弗里德里克·卡茨等，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五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0—173页。

性和世界性、土著主义和宇宙主义犹如当代拉美文学的两大染色体，依然矛盾地交织在一起。

如今，随着加勒比文学的兴起，后殖民批评成为显学。于是围绕加勒比人的文化身份问题，土著主义和宇宙主义之争再度兴起。前者以布莱斯维特为代表，表现出一种与欧洲文学传统决裂的强烈的本土意识；^①后者以沃尔科特为主帅，认为真正的美洲文学传统应该是“从惠特曼到聂鲁达的新世界的伟大诗人”，而不是那种认为阳光下了无新鲜事物的犬儒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②

20世纪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在“冷战”、中国“文革”、68年学潮的推动下，拉丁美洲天主教神学发出了“解放”的呼声。在1968年的麦哲伦第二届拉丁美洲神学大会上，主教们广泛讨论和平、正义、贫困、发展、解放等问题，并在会议正式文件中首次突出了“解放”的概念，反对并取代发展的观点。此后，在拉丁美洲各地相继举行神学会议，使解放神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古铁雷斯于1971年发表了《解放神学》一书，对解放神学作了全面的阐述。他的一句重要口头禅是“天堂虽好，晚去为妙”，认为神学的重要任务是面对现实。因此，他理解的“解放”至少有三层意义：一是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要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地位中获得解放；二是人们通过解放的历史观对自己的命运负起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造就自己；三是基督把人从罪孽中解放出来，自然包括了政治解放，后者是拯救的一个方面。

同时，美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开始了“全球化”时代的新思维。不久，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一日千里，不仅迅速淘汰了传真机，而且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利润奇迹并使世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开始在拉丁美洲大行其道。于是，反社会主义、反凯恩斯主义思想迅速抬头并一发而不可收。据有关方面统计，20世纪60年代以降，跨国资本市场逐渐擢升为世界第一市场。资本支配者迫不及待地开发金融产品，以至于千禧年前后世界货币市场的年交易额已经高达六百多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总额的一百倍；全球金融产品交易总

① 转引自 Donnell, Alison et al. (eds.): *The Routledge Reader in Caribbean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p. 283.

② Walcott, Derek: *What the Twilight Say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8, p. 37.

额高达两千万亿美元，是全球年 GDP 总额的七十倍。^① 这是资本逻辑非理性的一次大暴露，其中的泡沫成分显而易见，利益驱动和目标流向更是不言而喻。此外，资本带来的不仅是利益，还有思想，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资本的自由化和全球化进程。这时，拉丁美洲文坛明显分化，一边是以博尔赫斯为代表的幻想派，其主要取法的是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另一边是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侧重于表现新形势下拉丁美洲混血人种的集体无意识。两者之间的是巨大的、丰富而复杂的、难以一言以蔽之的多数派，他们面对全球化所表现的姿态各不相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见和描绘过跨国资本时代，谓“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② 如今，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而且这个世界市场网的利益流向并不均等。它主要表现为：所谓“全球化”，实质上是“美国化”或“西方化”，但主要是美国化；形式上则是跨国公司化。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率先品尝了跨国资本主义的苦果。尤其是墨西哥，这个曾经的“天堂”（30 年代以降接纳了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大批流亡人士），20 世纪 80 年代兴高采烈地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大多数墨西哥人以为傍了美国便可以高枕无忧，殊不知事与愿违。“天堂”迅速沦为“地狱”。于是，也便有了著名作家波拉尼奥的《2666》。

且说智利已故作家波拉尼奥的《2666》于 2004 年问世至今，一直好评如潮。于是一个新的神话诞生了。这是由人文（甚至资本）演绎的神话，由神话催生的传统。这就是说，当一个作家、一种文学被定为一尊时，它也就成了新的神话、新的传统。

然而，《2666》就真的那么伟大吗？这也是不少中国作家、读者的疑问。带着这样的疑问，免不了重新阅读这部被欧美（包括拉美）作家、书评家、出版家捧上了天的皇皇巨著。

首先需要交代的自然是一些客观或相对客观的事实。比如，当我将原版 1125 页的《2666》（巴塞罗那，阿纳格拉玛出版社，2004）与 859 页的

① 王建：《对当代资本主义全新形态的初步探索》，《文化纵横》2008 年第 12 期。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74 页。

赵德明译本（上海，世纪文景，2012）并置于书桌时，便又产生了敬畏。但这敬畏主要指向译者。老实说，接受并且高质量地完成这样的翻译任务本身就令人肃然，加之这部“天书”原本不是一般的复杂，译事的艰辛可以想见。

其次，2004年作品初版不久即蒙同道惠赠，本人也曾有过“先睹之快”。但此快非彼快。基于对作者前期作品的些许了解，且本人努力让自己的阅读不那么从众、不那么追新，拿到《2666》也只不过是随便翻了翻而已。这倒不是因为它秦砖似的厚重，而是其可分可合的结构和纷繁复杂的内容多少影响了我的阅读（曾几何时硬着头皮啃《尤利西斯》和《跳房子》的感觉尚且记忆犹新，面对《2666》这感觉又如何不会袭来？）。读书人不打诳语，自从潜心投入文学研究，阅读犹如吃饭睡觉，乃生活中不能或缺之重。凡读到好书，我等最怕的往往不是它的长、它的重，而是它的短、它的轻。虽不敢妄称饱读诗书，但无论出于嗜好还是职业的需要，古来卷帙浩繁的史诗见过，意识流、生活流、扑克牌小说也不是没有读过。纵使我辈不才，见怪不怪却也是事实。而且，毕竟我们刚刚经历了20世纪，中外文坛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载的潮起潮落，早已蔚然成风。但《2666》显然不是《尤利西斯》，它不是古今参照、内外契合的意识流淌；它当然也不是《跳房子》，不是前后腾挪、内外探寻的虚实相生；更不是《追忆逝水年华》，因为它远非记叙世道变迁、家族沉浮的绵绵心路。于是也便有了讨论的理由，至于如何交由同人精读并试图引发讨论则是后来的事（见杨玲《因〈2666〉而永久在场的波拉尼奥》，《外国文学动态》2010年第1期）。之前的事还得从《荒野侦探》说起。世纪文景一千才女于2009年推出了杨向荣先生的中译本。如果没有记错，我在发布会上的发言应该是从读者早已熟识的塞林格说起的。从麦田里的塞林格到荒野中的波拉尼奥，西方文学算是完成了一个向度的历程：几乎不加修饰地将逆反后生的日常生活乃至各色调侃甚至脏话请进文学殿堂。两者之间有过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在波拉尼奥成长的墨西哥，就有被称为“波段”的那一班作家，在中国则有王朔或王小波等人。全世界此类作家多多，足可组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并可能不断地由此推导其鼻祖、繁衍其来者。然而，波拉尼奥的逆反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退。此公1953年生于智利首都的一个相当普通的家庭，少年移居墨西哥。适值拉美文学全面“炸开”，以聂鲁达、博尔赫斯、帕斯、卡彭铁尔、阿斯图

里亚斯、鲁尔福、富恩特斯、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吉马朗埃斯·罗萨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迅速走红，并一跃而成为拉美，乃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文学的制高点或新坐标。倘使可以用简单的方式总结“文学爆炸”，也许有如下几点值得关注。客观上，“冷战”为拉美文学（其实又何啻文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边是一脉相承的语言文化传统，一边是古巴的存在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拉美作家可谓左右逢源。而同时期的欧洲和美国主流文学因为有那个本钱钻牛角尖或哼哼唧唧或标新立异，几乎被全面引入了现代主义的“片面深刻”和“深刻片面”（袁可嘉语）。此外，拉美作家几乎悉数从西方现代主义脱胎而出，并蜕变成为雄心勃勃的神话创造者。用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那一代拉美作家的共同理想是以各自的方式建构美洲的《圣经》，其宏大叙事的抱负与策略直指整个西方文学传统自不待言。而拉美现实的复杂多元始终是他们的基础和元点，也是他们难以推卸的责任、难以摆脱的梦魇之所在。正因为如此，《百年孤独》（乳名《大屋》）、《跳房子》、《绿房子》、《我们的土地》并非横空出世。它们的一个共同目标是从家、从故土出发，到城、到洲、到世界。

波拉尼奥迟到一步，赶了个晚集。他抵达墨西哥之际，恰好是“后来者”逆反的开始之时。“波段作家”堪称其中的急先锋。“抓住现时，便是空前绝后。”这是“波段作家”的一句响亮的口号。顾名思义，波段原为电讯术语，20世纪60年代，随着嬉皮士文化的传播，墨西哥刮起了强劲的摇滚乐旋风。青少年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新一轮反潮流运动（此运动稍后因与“68年学潮”汇合而达到高潮），他们无视传统，自我作古，接续了被帕斯或聂鲁达们“中断”的先锋文艺，以“摇滚青年”为主要出发点和目标对象，主张“现实即文学”（反之亦然），追求“纯客观形式”并广泛采用“照相术”、“录音术”等“超自然主义”手法（或谓超级自然主义；就像超现实主义并非超越现实主义或非现实主义，而是超级现实主义），把日常生活“原封不动地移至小说”，催生了《坟墓》（1964）、《假撒泼》（1965）、《侧面》（1966）、《Q学》（1966）等一系列作品。叛逆青年讥嘲社会、调侃时事、忤逆师长、玩世不恭是其主要内容。《荒野侦探》（1999）姗姗来迟，却无疑是这类文学的集大成者。

波拉尼奥青年时代曾在墨西哥参与“本能现实主义”诗潮。虽然这个诗潮在他成名之前几乎不为人知，但它确实是一个类似于“波段文学”的